

侯沖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經典、儀式與民間信仰



侯冲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經典、儀式與民間信仰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經典、儀式與民間信仰 / 侯沖主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325-8718-6

I. ①經… II. ①侯… III. ①宗教儀式—文集②信仰—民間文化—文集 IV. ①B92-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024631 號

經典、儀式與民間信仰

侯 沖 主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 (1) 網址: www.guji.com.cn
- (2) E-mail: guji1@guji.com.cn
-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顯輝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33.75 插頁 2 字數 600,000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718-6

K·2430 定價: 13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資 助 項 目

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學科建設計劃資助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漢文大藏經未收宋元明清佛教儀式文獻整理與研究”(17ZDA236)、“英國圖書館藏漢文敦煌遺書總目錄”(15ZDB034)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中國民間流傳佛教儀式文獻整理與研究”(16JJD730007)

目 錄

開幕式上的致辭	方廣鋈 (1)
明清以來民間宗教經卷的解讀——以《九蓮經》《三煞截鬼經》等為例	王見川 (5)
開香儀式與羅祖教的祖師觀念及禪淨結合思想	李志鴻 (23)
寶卷新研——以羅祖《五部六冊》徵引四種寶卷為中心	侯 冲 (37)
地方儀式科本與民間宗教研究	譚偉倫 (65)
《銷釋准提復生寶卷》初探	[日本] 山下一夫 (83)
常熟地區喪葬儀式的寶卷講唱及其文化意義	[俄羅斯] 白若思 著 冷雪梅 譯 (95)
從兩部真武寶卷看真武信仰與民間教派之關係	趙昕毅 (121)
新發現“成化禁書”與白蓮教的關係——兼答王見川教授問題	曹新宇 (135)
“經典”的流佈與堆疊——段正元道德學社的書籍出版活動	范純武 (147)
清末民初先天道派經卷之刊行——以朝元洞、文在茲與飛霞洞為例說明	游子安 (165)
有關《天竺靈籤》的考察	王招國(定源) (183)
“劫”與“齋”：《真文天書經》的思想與儀式	劉 屹 (205)
禮斗法之歷史與近代抄本中的斗科初探	謝世維 (225)
關於讚導和唱導——以《太上黃籙齋儀·讚導》為中心	曹 凌 (247)
專醮酌恩：近代道教為民間信仰所提供的儀式服務	張超然 (259)
敦煌水陸儀文與水陸畫	[荷蘭] 葛思康 (295)

大理《大黑天神道場儀》和日本《大黑天神法》的比較
..... [美國] 白美安 著 黃璜 譯 (313)

論唐代《金剛經》信仰之儀式化傾向——以敦煌遺書為中心的考察 董大學 (327)

“文頭婁法”研究 伍小劼 (341)

雲南劍川白族道教朝北斗科儀研究 蕭霽虹 (365)

從獻供科儀看先天道神聖空間的構建 危丁明 (399)

日據初期苗栗鸞書《洗甲心波》的信仰世界 劉文星 (411)

贛西北流傳的五雷錄 呂鵬志 (469)

閉幕式總結發言 方廣錫 (519)

“經典、儀式與民間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伍小劼 (531)

編後 侯 沖 (535)

開幕式上的致辭

方廣錫

上海師範大學敦煌學研究所

諸位與會的學者、諸位來賓、劉校長、學校其他諸位與會領導，大家上午好！

首先請允許我代表上海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敦煌學研究所的全體同仁，向在百忙之中抽出寶貴的時間遠道而來參加這次“經典、儀式與民間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諸位學者表示熱烈的歡迎；向專程從雲南劍川來到上海，向與會代表做《銷釋金剛科》科儀展演的諸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還要向學校各級領導、各相關部門對會議籌備工作給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謝，尤其要向學校領導對我們這次會議的特殊性，就是我們舉行這次科儀展演的理解和支持表示特別的感謝。昨天侯沖還對我說，有些同志有誤解，說你們怎麼還做佛教法會啊？於是，這個展演的場地不好落實。最後還是在學校各級領導的大力支持下，落實了展演的場地。我們研究的是儀式，能夠有這麼一個直接觀摩科儀展演的機會，可以讓我們的會議更加圓滿。在此還要向哲學學院參加會議服務的諸位老師和同學表示衷心的感謝，沒有你們的辛勤勞動，我們的會議也很難順利地進行。

這次我們海内外二十多位學者能夠聚集一堂，就經典、儀式與民間信仰，在這裏展開學術研究，據我所知，在大陸是第一次。剛才我特別請教了王見川先生，我問：在臺灣情況怎樣？他說：在臺灣，像這樣的規模、這樣的情況的會議也很少見。我覺得由此可以說明兩點：第一點，以前我們在這個領域的研究還不夠，還不到位。第二點，儀式等研究對宗教研究來說非常重要。這一重要性，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

衆所周知，有人類就會有宗教，有宗教就會有儀式。我以前曾經提出：宗教是人類社會這一大系統在千百年自我運動中產生出來的一個子系統，它有它的必然性與合理性。為什麼開這次會議，我認為，儀式是宗教的伴生物，所以在宗教研究中，儀式研究必不可少。“儀式是宗教的伴生物”這個觀點對不對，大家可以討論。其實我本人對“儀式”這個詞有點保留，因為“式”實際是個法律用語。學唐史的，都知道唐代法律分“律、令、格、式”。我們現在平常講“格式”“格式”的，說寫文章合不合“格式”，這裏的“格”

和“式”，原本都是古代的法律用語。我們這次會議討論的佛教“儀式”，怎麼說呢，就是探討佛教在某種特定場合所使用的某種特定的修持規範。所以我比較傾向於用“儀軌”這個詞。“軌”，就是“規範”，也就是通過長期的宗教活動，被大家認可並固定下來的，在特定場合使用的一些特定的修持規範。這種規範，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派別，可以不一樣。但它不是一種人人必須遵守的“法律”。當然，詞彙的使用要遵循“約定俗成”的原則，大家都用“儀式”，那就用“儀式”。只要在共同的學術平臺上，用“儀式”這個詞不會產生歧義、發生誤解，就不妨用下去。只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用“儀軌”這個詞而已。

宗教作為社會這一大系統衍生出來的子系統，本身是一種複雜的、立體的存在。其靈魂固然是其思想。但是如果僅有思想而沒有軀體，那麼這個思想就是一個漂浮的幽魂。所以作為在社會中活動的宗教，一定會有許多物質性的存在。既然如此，就需要有一些東西來連接、溝通宗教外在的物質性存在與它內在的靈魂。這種連接與溝通的表現形式很多，宗教的儀式、儀軌就是其中之一，並且是諸多連接、溝通方式中極其重要的一種。

宗教從來講傳承，作為宗教的組成部分，儀式自然也要講傳承。關於宗教的傳承，學術界已經研究得比較多，宗教儀式又是怎麼傳承的？我想主要是師徒相傳。但在中國的文化背景下，所謂師徒相傳並非如印度那樣僅是口耳相傳，還產生了一系列和宗教儀式或宗教儀軌相應的典籍文本，就是我們會議的另一個主題——經典。當然，印度後來也把口耳相傳的內容記錄下來，成為文本。現存的四吠陀就是這樣產生的。因為人的記憶力再好，總是有限度的，所謂“好記性不如爛筆頭”。這樣，口耳相傳與典籍傳承兩者就形成一個整體，兩者不可偏廢。這個整體，亦即這兩者，自然都應該成為我們宗教儀式研究者研究的對象。

這裏需要指出，以往由於思想、體制上的種種原因，特別是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的宗教研究基本上局限在大學的哲學系中。這樣，宗教研究基本走的是宗教思想研究的路子，當然還有宗教史研究，這是必不可少的。所謂研究宗教，實際上主要研究的是宗教思想，至於宗教的其他組成部分，涉及比較少。

改革開放以後，整個社會的思想得到解放，宗教研究領域也出現百花齊放的局面。但是，舊的思想、舊的習慣和舊的研究方法、思想方法並沒有得到徹底的改變。昨天晚上，曹凌提到他的博士答辯。他博士論文的主題是“佛名經研究”，我請一位先生來參加答辯。這位先生對佛教思想有深湛的研究。曹凌去車站迎接，回校路上，這位先生問他：你這個佛名經到底有什麼思想？的確，從思想研究的角度來講，研究一個對象，首

先要發掘它裏面的思想。那這個佛名經到底有什麼思想呢？其實要講起來，佛名經涉及的思想也非常多，比如佛陀崇拜思想、末法思想、三寶崇拜思想、救拔思想、懺悔思想等等，也是非常多的。但它首先是一種儀軌，一種聯繫信眾與信仰對象的方式。但這種方式中的確貫穿著很多佛教的思想。佛教通過念誦佛名這種方式連接起佛教的各種思想，同時連接起廣大群眾。宗教之所以有力量，在於它掌握了廣大群眾。怎麼掌握廣大群眾？它主要不靠那些玄奧的哲學思辨，主要靠一系列的被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包括各種法事儀軌來掌握群眾。所以我認為，研究宗教，如果僅僅研究思想，恐怕就有一點偏頗，不夠全面。

就民間宗教研究而言，以前李世瑜、馬西沙、韓秉方先生等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現在看來，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開拓。就中國佛教史而言，剛才我與王見川先生還聊到這個話題，大家看我們現在寫的中國佛教史，基本上講，能夠濃墨重彩寫出來的，就是從初傳到唐、五代。至於宋以下的佛教，就非常單薄了。原因何在？我認為最大的原因就在於忽略了民間宗教這一領域。但是搞民間宗教的學者，我覺得，他們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的研究和傳統的佛教、道教做了一個區隔。這是我個人的觀察，不一定準確。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在民間，在下層，儒、釋、道，乃至摩尼教等這樣一些外來宗教，已經整個混到一塊兒了。前些年在福建霞浦發現了所謂“霞浦文書”，就混雜有摩尼教因素。前些日子我到福建福鼎去考察，發現一個廟，這個廟的廟門、院牆很奇怪，不是常見佛教的形式，有起伏，像火焰。福鼎和霞浦緊挨著，我懷疑這裏是不是也有什麼摩尼教因素？當然，懷疑而已，沒有深入研究，不能做結論，只是看到這麼一個現象而已。總之，宋以下中國民間的宗教生態值得我們充分注意，許多不同宗教的元素混到一起，出現各種各樣新的表現形態。我們不仔細辨析這些宗教生態的實際情況，就很難把宋以下的佛教史寫好。——我是研究佛教的，還是站在佛教的角度來講。其實研究宋以下其他宗教，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些年來，我們在“經典、儀式與民間信仰”這些領域已經取得很大的成果。大陸出版了一批寶卷。大家都知道，第一批寶卷出版後因為一些原因沒有正式發行。第二批寶卷出版後正式發行，這也說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大家對這些問題的認識也越來越趨近科學與理性。臺灣也出版了寶卷，包括王見川先生和侯沖合編的。雖然說，現在有關資料可以出版，也有了一批令人矚目的成果，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這個領域的重要性還沒有被所有的宗教研究者都認識。昨天晚飯聊天的時候，有位先生說：現在這一領域已經變成顯學了。我覺得在小眾圈子裏，就是在我們

研究這些問題的學者圈子裏，它可以說是一個顯學。就好像敦煌學一樣，大家都說敦煌學是顯學，實際上也就是在敦煌學圈子裏算顯學而已。我們的“經典、儀式與民間信仰”研究，在大眾圈子裏，在所有宗教研究者的心目中，恐怕現在還不能說是一個顯學。正因為如此，我們上海師範大學敦煌學研究所願意提供這樣一個平臺，召開這樣一次會議，讓我們大家在這個平臺上相互交流、相互討論、努力探討。我們希望通過大家的共同努力，能夠讓更多的宗教研究者進一步認識到這些問題的重要性，從而共同推進對這些問題的研究。

我就講這麼多。最後祝各位身體健康，預祝會議圓滿成功，謝謝學校對我們的支持。

（根據錄音整理，有修訂）

明清以來民間宗教經卷的解讀

——以《九蓮經》《三煞截鬼經》等為例

王見川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內容摘要：近十餘年來，明清民間宗教研究有很大的進展，其中的關鍵因素是大量的經卷、寶卷與官方檔案公開出版。由此，對相關研究成果的吸收與對相關經卷細緻的研讀更加重要，而民間宗教經卷研讀最大的困難，除斷代外，還包括經卷的真偽鑒定，識別作者或經卷張冠李戴等情況。本文嘗試以《九蓮經》《三煞截鬼經》等經卷為例，說明明清以來民間宗教經卷存在的一些奇怪現象，以加深對這些經卷的理解，並指出不存在《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嘉靖二年重刻本；現存的《三煞截鬼經》並非明成化禁書經目中《三煞截鬼經》的覆刻或重刊；現流傳的一貫道《弓長出世招賢真經》並非該教祖師張天然所著，以此三例提醒民間宗教經卷研讀之重要性。

關鍵詞：《九蓮經》 先天道 黃德輝 《三煞截鬼經》 成化禁書 《弓長出世招賢真經》 一貫道

近十餘年來，明清民間宗教研究有很大的進展，其中的關鍵因素是大量的經卷、寶卷與官方檔案公開出版^[1]。在這樣的趨勢下，又加上收藏單位最近陸續在網上公開

[1] 王見川等人主編：《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1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續編》12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年；《中國預言救劫書彙編》1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0年；《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一輯）34冊，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年；《民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化》（第二輯）33冊，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年；《民間私藏中國民間信仰、民間文化資料彙編》（第一輯）34冊，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年；《民間私藏中國民間信仰、民間文化資料彙編》（第二輯）34冊，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年。王見川主編：《一貫道經卷、劉伯溫錦囊與其他》5冊，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1年；《近代關帝、玉皇經卷與玄門真宗文獻》6冊，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年；《近代媽祖經卷文獻與鄭成功信仰資料》6冊，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年。張希舜、濮文起等編：《寶卷初集》40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濮文起編：《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民間寶卷》，合肥：黃山書社，2005年。馬西沙：《中華珍本寶卷》10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曹新宇：《明清秘密社會史料擷珍·黃天道卷》7冊，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年。

其所藏民間宗教經卷，如早稻田大學的澤田瑞穗收藏與世界宗教博物館收藏的林漢章藏品^[1]，使得學者可以很容易看到以往不能見的珍貴經卷。可以說，民間宗教經卷的閱讀比以往更方便，單靠秘本經卷想要一鳴驚人或引起注意的情況，將會越來越不容易出現。

一般來說，史料的開放會帶來更多的研究者。可是，研究的深入，有賴有心人對相關研究成果的吸收與對相關經卷細緻的研讀。如果說《道藏》的解讀最難的是在斷代（判斷道典年代），那民間宗教經卷研讀最大的困難，除斷代外，還包括經卷的真偽鑒定，識別作者或經卷張冠李戴等情況。本文嘗試以《九蓮經》《三教經》等經卷為例，說明明清以來民間宗教經卷存在的一些奇怪現象，希望有助於大家對這些經卷的理解。

一、《九蓮經》與先天道九祖黃德輝

根據學者的研究與相關資料集，目前已知的《九蓮經》至少有兩種：《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與《佛說皇極金丹九蓮證性皈真實卷》^[2]。自日本著名寶卷專家澤田瑞穗在其《寶卷の研究》登錄其收藏的寶卷後，《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即受到學者的注目。在該書中，澤田這樣介紹該經：

《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二卷二十四品，藏本二種。1. 乾隆原刻本（？），上卷欠，下卷首尾欠。折本一冊。2. 宣統元年正月刊，刻本一冊。上題：元始天尊黃九祖師著，中一老人鑒定，青陽山人易南子校正。卷首有青陽山人的“皇極經啓文”和西蜀曉川山人吉靈氏的“述文”：記載黃九祖的略傳……品目二十四，所

〔1〕 早稻田大學的澤田瑞穗收藏可在網上看到全部藏品，而世界宗教博物館收藏的林漢章藏品只能看到部分。

〔2〕 《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又稱《皇極金丹九蓮歸真還鄉寶卷》，而《佛說皇極金丹九蓮證性皈真實卷》又叫《佛說皇極金丹九蓮證性皈真還鄉寶卷》。關於這兩部經卷的異同，見王見川：《略論現存的兩種〈九蓮經〉寶卷》，江燦騰、王見川編：《臺灣齋教的歷史觀察與展望》，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年，第309~317頁。王見川等主編：《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第4冊，收錄兩個版本的《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第5冊收錄兩個版本的《佛說皇極金丹九蓮證性皈真實卷》；張希舜、濮文起等編：《寶卷初集》第8冊，收錄《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嘉靖二年重刻本。至於對《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的翻譯分析有歐大年（D.L. Overmyer），*Precious Volumes: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ectarian Scriptures From the Six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9. 其書中譯本見馬睿譯：《寶卷：十六至十七世紀中國宗教經卷導論》之第四章《1523年的〈九蓮寶卷〉》，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連立昌：《〈九蓮經〉考》，《民間宗教》第2輯，臺北：南天書局，1996年，第113~120頁。連立昌、秦寶琦：《元明教門》，《中國秘密社會》第2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4~235頁。曹新宇等：第十一章《清代教門的代表性經卷——〈九蓮經〉》，《中國秘密社會》第3卷《清代教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7~247頁。

說黃九祖創立的皇極金丹道的教理……備考：黃九祖名德輝，清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八日生於江西省饒州府，雍正十年開創金丹道，乾隆十五年六十七歲歿。參照《羅祖無為教》。這部經卷原刻本二冊，大淵忍爾藏有完整本。^[1]

文中的《羅祖無為教》一文是澤田瑞穗所作，刊於昭和二六年創刊的《東方宗教》第一及第二期^[2]。在該文中，澤田說：

在清代冒名無為教的邪教宗派是黃九祖的皇極金丹道，其教說可從《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窺知。該經一名皇極經，原刊本、宣統元年刊本一冊，筆者藏。黃九祖名德輝，清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八日，生於江西省饒州府，雍正十年四十九歲創立金丹道定派分宗，在鄱陽（湖南）傳道，乾隆四年五十六歲遇難（被檢舉），乾隆十年六十七歲死亡。^[3]

大陸著名民間宗教專家馬西沙在《中國民間宗教史》中雖否認《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是黃德輝所著，卻又認同澤田瑞穗所說的黃德輝生平大略^[4]。

我在1994年提出《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不是黃德輝所作，澤田瑞穗所藏本上的黃德輝的傳略是根據《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上一段偈言“甲子臨凡九轉，壬子定派分宗。己未逢拙遇難，庚午入聖回宮”而撰寫的說法^[5]。由於澤田瑞穗與馬西沙當時被視為明清民間宗教研究權威，我的反駁並未得到注意，先天道、一貫道的九祖黃德輝的傳略從此大致成為“定論”。

幸好，我活得夠久，也很堅持，而澤田瑞穗的收藏捐（賣？）給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成為“風陵文庫”藏品，前幾年逐漸公開，透過網絡可查閱、複印。在這兩個條件配合下，《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中九祖黃德輝傳略的由來疑惑，終於可以解開。在該經封面寫著“元始天尊化身黃九祖師著，皇極金丹九蓮歸真實卷，大清宣統元年春王正月鐫”；內頁一是“皇極經啓文”，下蓋有印，印文是“風陵書屋藏本澤田瑞穗”^[6]；下一頁是“述文”，記述如下：

黃九祖諱德輝，元始天尊化身，大清康熙年間二月初八日，降誕於江西饒州府。幼時即神赴瑤池，天人交接，承繼道統。日夜焚香祝天，憂心耿耿，感格西方，現出

[1] 澤田瑞穗：《增補寶卷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年，第110頁。

[2] 此文後增補收入澤田瑞穗：《增補寶卷の研究》，第300~342頁。

[3] 澤田瑞穗：《增補寶卷の研究》，第336~337頁。

[4]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103頁。

[5] 王見川：《略論現存的兩種〈九蓮經〉寶卷》，第309~317頁。

[6] 見圖一。

金字三冊，天機盡泄，後於鄱陽調辦大道，為遭風考，殺身成仁。著有皇極金丹，又名九蓮歸真，闡明道法，以作收圓之準繩焉。西蜀曉川山人吉靈氏沐首拜撰。^{〔1〕}

在“述文”下一頁是經文正文，開頭寫：“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上，元始天尊化身黃九祖師著。中一老人鑒定，青陽山人易南子沐手拜閱校正。”^{〔2〕}再來是開經儀式的捧心經、舉香讚、大衆同和、開經偈：“金丹正法出世間，無影山前造金船。諸佛諸祖明真性，同顯當來九葉蓮。”經文正文開頭是“蓋聞古佛顯教治下乾坤……”至十品一半止。而十三品後半至二十四品是另一字體版本。由此可見，澤田瑞穗藏的《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僅在經文前“述文”出現黃德輝出生於清康熙年間二月八日的記載，未見其他紀年。循此來看，“黃九祖名德輝，清康熙二十三年二月八日生於江西省饒州府，雍正十年開創金丹道，乾隆十五年六十七歲歿”的傳略是澤田瑞穗自己的推測。這一點和“述文”上方的筆跡“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生，乾隆十五年（庚午）（1750）卒”^{〔3〕}參照，即可得知。

另一方面，從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生、乾隆十五年（庚午）卒的字跡，可知這些紀年是澤田瑞穗根據《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卷二十三“甲子臨凡九轉，壬子定派分宗。己未逢拙遇難，庚午入聖回宮”的記載推定的。也就是說，《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上的黃德輝生平大略，僅說他生於康熙年間二月初八日，具體的生卒年與創教開宗立派時間都是澤田瑞穗的推測與想象。由於澤田瑞穗的《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長期未公開，他也未出示相關書影，導致大家跟著他身陷錯誤而不知，真該譴責！

既然如此，那《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真是黃德輝著作的嗎？從經文內容來看，不僅沒有絲毫證據證明黃德輝著作了《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反倒有些資料說明該經的作者是別人。如在該經《元人問道品第七》提到祖師回答助道者清風道人說：

太上道生元始化，開闢混沌顯天真。亘古及今年深遠，直至皇明戊午中。共計三百二十七萬八千五十零六載。^{〔4〕}

這不是寫錯，現存幾種《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嘉靖二年重刊本、明刊本、

〔1〕 見圖二。

〔2〕 見圖三。此中一老人，從時間、年紀、身份、知識水平等方面來看，都與一貫道十七代祖路中一不同。

〔3〕 見圖二。

〔4〕 見王見川等主編：《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第4冊《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第886頁。

民國三年本)都是同樣字句^[1]。由此可見,《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寫於“皇明戊午中”,當然不是大清康熙間人黃德輝所為。那《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作於明代何時?根據陳垣《二十二史朔閏表》^[2],明朝第一個戊午年是洪武十一年(1378),其後依序是:

英宗正統三年(1438)

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

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8)

神宗萬曆四十六年(1618)

以往學者相信《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嘉靖二年重刻本是真的^[3],所以斷定皇明戊午是孝宗弘治十一年(1498)^[4]。著名學者連立昌就是這麼認為,並舉出經文中提及的四位當時民間宗教家作例證:

化悟明,阿彌陀,引進修行。

南無祖,真三昧,玉指金門。

淨空僧,明真性,心開悟解。

孤峰祖,成正道,留下真宗。^[5]

連立昌有時說這四人成為教主都在正德五年之前,有時則說他們均為正德及弘治年間人^[6]。既然如此,那較他們早的弘治十一年(1498)著作的《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怎麼會稱他們為祖?又連立昌說《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撰著人正德五年被殺^[7],這是根據經中偈言“庚午入聖回宮”推斷的。更神奇的是,《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的作者著經時即預言他於正德五年(1510)去世,難道是預知

[1] 王見川等主編:《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第4冊,第886、932頁。張希舜、濮文起等編:《寶卷初集》第8冊,第122~123頁。

[2] 陳垣:《二十二史朔閏表》,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4印。

[3] 連立昌:《〈九蓮經〉考》,第113~120頁;連立昌、秦寶琦:《元明教門》,《中國秘密社會》第2卷,第234~235頁;曹新宇等:《清代教門》,《中國秘密社會》第3卷,第222~223頁。歐大年著,馬睿譯:《寶卷:十六至十七世紀中國宗教經卷導論》,第170頁。

[4] 連立昌:《〈九蓮經〉考》,第115~116頁;連立昌、秦寶琦:《元明教門》,《中國秘密社會》第2卷,第235頁。

[5] 王見川等主編:《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第4冊,《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之《無為祖師明真品第十四》,第898~899頁。

[6] 連立昌:《〈九蓮經〉考》,第115~116頁;連立昌、秦寶琦:《元明教門》,《中國秘密社會》第2卷,第235~236頁。

[7] 連立昌:《〈九蓮經〉考》,第116頁;連立昌、秦寶琦:《元明教門》,《中國秘密社會》第2卷,第236頁。

死亡紀事。可見連立昌對《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著作的斷代不能成立。

實際上，我們應該說悟明等教主的活動年代是此經的著作上限，而著經時的皇明戊午究指何年，還需其他旁證證實。連立昌等學者都注意到《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與萬曆時重視九蓮菩薩有關^[1]，這是高見。該經有幾則記載提及九蓮觀音：

……諸天佛祖……都到九蓮天五品宮請問圓通教主九蓮觀音……^[2]

吾今差佛祖領法，當時慌了，九蓮觀音教主向前哀告世尊……世尊……諸佛祖九蓮觀音從頭細說一遍……^[3]

根據相關資料與學者研究，“九蓮觀音”與萬曆年間流行的“九蓮菩薩”崇拜風潮有密切關係。當時，萬曆皇帝的母親李太后虔誠奉佛，不斷捐錢給《大藏經》與佛寺，宗教界譽其為“九蓮菩薩”，民間亦認同此稱呼^[4]。清初流行的民間日用曆書《玉匣記》即載有“九蓮菩薩”的聖誕^[5]。

從現存資料來看，萬曆中期佛寺開始有“九蓮觀音”像，如《續修雲林寺志·詩詠》的《明李太后寫九蓮觀音在藉秋閣》詩注：

九蓮觀音又稱瑞蓮聖像，明萬曆己丑十七年制。上打一印其文曰：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之寶。徐祿識。^[6]

臺灣著名佛教學者陳玉女即認為：“可見萬曆十五年的‘九蓮菩薩石刻像’及賜予靈隱寺瞻仰之萬曆十七年繪製的九蓮觀音像，應是《明宮詞》所載神宗命取吳道子觀音像易以慈聖慈容，‘咸傳大士著威儀’之觀音大士像，勒石布令天下，‘使梵剎瞻仰’的同一波神化策略，同樣刻有‘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之寶’，最大不同，在於十七年正式標出‘九蓮觀音’寶號。”^[7]她又說：“臺灣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1〕 連立昌：《〈九蓮經〉考》，第114~115頁。于君方著，陳懷宇等譯：《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臺北：法鼓文化公司，2009年，第492~493頁。

〔2〕 王見川等主編：《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之《古佛天皇演教品第一》，《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第4冊，第876頁。

〔3〕 王見川等主編：《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之《彌陀不下靈山品第二》，《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第4冊，第878頁。

〔4〕 連立昌、秦寶琦：《元明教門》，《中國秘密社會》第2卷，第234~235頁。于君方著、陳懷宇等譯：《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第168~171頁。

〔5〕 王見川等人主編：《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第12冊，第115頁。

〔6〕 陳玉女：《慈聖皇太后是怎樣成為九蓮菩薩的》，“鳳凰網華人佛教”2013年10月16日。這是“鳳凰網華人佛教”記者根據2013年10月12日由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清華大學哲學系、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系、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共同主辦的“明代北京佛教學術研討會”的報導。該會在北京什刹海書院舉辦，臺灣成功大學歷史系陳玉女教授發表了題為《明代萬曆朝九蓮菩薩建構之多重意義》的論文，而記者做摘述報導。

〔7〕 陳玉女：《慈聖皇太后是怎樣成為九蓮菩薩的》。

一幅‘九蓮觀音石刻畫像’……拓本上刻有‘九蓮觀音像’，與靈隱寺藉秋閣同，左側署‘大明萬曆壬辰孟春正月二十五日彌勒口林住持海觀立石’字樣。時間是在萬曆二十年。”^{〔1〕}陳玉女比對這些圖像說：“與十五年的‘九蓮菩薩石刻像’構圖基本上雷同，但其左上方鐫刻韋馱護法神像，九蓮菩薩的頭冠、琉璃珠飾與憑欄坐姿亦較之細膩，池中左右有善財合掌、龍女捧果立於蓮葉上隨侍在側。若按照前揭‘勒石刷千葉，以布天下。天下梵刹皆供之’的說法，則立於彌勒口林寺院的‘九蓮觀音畫像’，應該也是屬於神宗詔令佛寺瞻仰的九蓮慈聖觀音像。有鑒於此，宮中和‘天下梵刹皆供’九蓮觀音像，是神宗大肆神化渲染其母慈聖是九蓮觀音菩薩的政策使然。”^{〔2〕}陳玉女的判斷有根有據，相當有說服力。由此可見，“九蓮觀音”是萬曆中期纔出現的新崇拜觀音菩薩。也就是說，“九蓮觀音”是晚明新出現的觀音稱號。

如果我們循著“九蓮觀音”這個脈絡來看，會發現現存幾種《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都是寫於萬曆中期之後。若再對照經中的“皇明戊午”記載，可知《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寫於萬曆朝的“戊午”年，萬曆四十六年。要是我們的推論正確，那如何看待嘉靖二年重刻本《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從邏輯來看，《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真的有嘉靖二年重刻本，那其經文中的“皇明戊午”不是正統三年（1438），就是弘治十一年（1498）。可是出現於該經中的悟明等四位教主，卻是弘治之後的正德年間纔成為教主，不矛盾嗎？又《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中出現《五部經》^{〔3〕}，也證明該經不是正統或弘治年間所作，因為《五部經》是正德四年以後成書的^{〔4〕}。因此，我們可以說，事實上根本沒有《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嘉靖二年重刻本。現存的嘉靖二年重刻本《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上下卷內文的第一頁均刻著“武當山玄天上帝經”^{〔5〕}，可見所謂的嘉靖二年重刻本的《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其版本底本是“武當山玄天上帝經”，而內容是《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也就是說，《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的刊刻者將嘉靖二年重刻本“武當山玄天上帝經”經名及刊刻時間貼在《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上。這樣做的目的是保障《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的流

〔1〕 陳玉女：《慈聖皇太后是怎樣成為九蓮菩薩的》。

〔2〕 同上。

〔3〕 王見川等主編：《皇極金丹九蓮正信歸真還鄉寶卷》之《無為分宗論派接續後天品第二十二》，《明清民間宗教經卷文獻》第4冊，第911頁。

〔4〕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第178頁。

〔5〕 張希舜、濮文起等編：《寶卷初集》第8冊，第1頁。